

山东
黄河滩区
脱贫攻坚
纪实
①

引子

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。
1855年（清咸丰五年）黄河铜瓦厢决口，夺大清河入渤海。一百多年来，黄河屡屡漫滩，百姓频频受难。水患之苦、民生之艰给千里滩区涂上了悲壮的底色。
历史进入新时代。小康路上，一个都不能掉队。打破百年宿命，此其时也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，统揽全局，作出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重大决策部署。山东牢记总书记嘱托，把这一民生工程作为脱贫攻坚重点任务，2017年提出用3年时间，给60万名滩区群众一个稳稳的家。
如今，山东千里黄河滩，有的地方塔吊林立，机

器轰鸣，有的地方搬家正忙、人来人往，有的地方旧村复垦、沃野金黄，好一派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！
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60万人，涉7市16县(区)，规划总投资260亿元。仅东明一县淤筑的24个村台，就动用土方8200万立方米，能堆起4米高、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720公里，长度是济青高速公路的2倍多。
这是一次系统的迁建。省市县乡村，五级书记一起抓。调整数万农户耕地，优化滩区村庄布局，重塑滩区产业格局。
这是一场逐梦的奔跑。农业、水利、交通、教育、文旅等26个滩区迁建专项方案接续推出，让滩区群众既“挪穷窝”，又“拔穷根”。

万里黄河奔腾依旧，千里滩区换了人间。
这是一首离歌。千百个村庄挥别过去，万千个房台成为记忆，被洪水纠缠、与生死擦肩的昨天渐行渐远。
这是一曲壮歌。成千上万名党员干部为了滩区脱贫迁建，根扎滩区，迎难而上，不舍昼夜，敢打硬仗，经风雨、壮筋骨。
这是一支暖歌。多少党员干部熬红了眼，跑断了腿，也曾流下委屈的泪，但百姓送来的茶水和瓜果，搬家时喜庆的鞭炮和锣鼓，扶贫工厂里的欢声和笑语，诉说着真情，证明了一切……

断头柳不再断头，百姓告别“五难”——
千里黄河滩，换了人间

题记

断头柳，黄河滩区常见的柳树，宋代入画《清明上河图》。黄河发洪水时，人们将柳树头部砍断，用柳枝裹住石头，捆成“柳石枕”，用于护堤抢险。来年“断头”之处重发枝丫，生生不息。进入新时代，行走千里滩区，柳枝绿映黄河，却鲜见“断头”。看来，断头柳的名号，是名不副实了。



滩区新家园

9月16日，空中俯瞰利津县北宋镇高家村，改造提升后的村台稳稳扎根黄河滩。

孟晓峰 摄影

本报采访组

（记者：姜和军 杨学莹 袁涛 赵洪杰）

苦难，曾年复一年。黄河河槽和防汛大堤之间的土地为滩区，既发挥行洪、滞洪作用，又承载着滩区群众的生产生活。黄河山东段长628公里，滩区面积1702平方公里，60万名群众居住其间，饱受水患困扰。

安居难、娶亲难、致富难、出行难、上学难——黄河滩区人，曾祖祖辈辈逃不出滩区之难的阴霾。

滩区百姓之难，源于黄泛之苦。

“我是从小枕着黄河、在提心吊胆中长大的。”72岁的朱运起说。甘东村，黄河入鲁第一乡——菏泽市东明县焦园乡的一个普通村庄。9月10日，村中小院里核桃青、石榴红，一张桌，几杯茶，老人和记者们围坐，黄河的故事徐徐而来。

村子距黄河只有30多米。朱运起最怕的就是农历六月——“六月二十一，打开南北堤”，洪水说来就来。要活命，筑高台。20世纪70年代，村里11个生产小队，每队筑一个高3米、占地两三亩的房台，百姓称之为“救命台”。漫滩时，村民登台避险。

“以前想过搬迁吗？”记者问。
“生在滩区，由不得自己选。如果不是共产党给做主，想挪地方也没地儿挪。”朱运起说。而今，离小院不远的焦园乡1号大型村台上，新村正在建设。朱运起期盼的新家，就在眼前了。

对洪水的恐惧，也深深印在滨州市惠民县大年陈镇刘家圈村70岁村民李开凤的心中。1975年发大水，距离刘家圈村只有一里多地的生产堤，决了口。听见巨响，她抱起4岁的儿子，拽着婆婆，撒腿就往大堤上跑。人在前头跑，水在后边追。李开凤刚爬上大堤，水头就扑了过来，堤根的洪水瞬间就到了一米多深，带着急流。“那种心惊胆战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在当年用滩区柳条烤制的小凳上，李开凤和记者谈起这段往事，已是云淡风轻。

济南市黑虎泉北路，山东黄河河务局。记者

翻阅微微泛黄的资料，滩区苦难史跃然纸上：自1950年以来，山东黄河滩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水漫滩48次，合计受灾村庄1.23万个，受灾人口664.71万人，淹没耕地1180.88万亩。

滩区百姓之苦，在于安居之难。

88岁的彭济浮掰着手指头跟记者说，他这辈子有50年都花在同一件事上——给自己家盖房子。彭济浮是菏泽市鄄城县李进士堂镇田楼村人。田楼村虽名中有楼，搬迁前却连一座像样的房子都没有。彭济浮家的房子，被黄河水泡塌过6次。“三年攒钱，三年垫台，三年建房，三年还账”，曾是彭济浮逃不出的魔咒。除了除夕和正月初一不筑台，其余时间村民几乎每天都要推土垫台。

安居难，则娶亲难。

迁建的新房里，儿子结婚时的全家福摆在电视柜上，田楼村党支部书记彭济献打开了话匣子。“有女不嫁黄河滩”，曾是滩区百姓抹不去的痛。在滩区，谁家生了儿子添了人口，喜悦的同时，也意味着这家要用几年，甚至十几年的时间，像燕子衔泥垒窝一样，一锹土一锹土地堆筑一处高台的房台。

田楼村434户人家中，40岁以上的单身汉一度有20多个。回首过往，为了娶媳妇，滩区村民曾无奈想到了“两转”或“三转”的办法。一家与另一家商量好，嫁出一个闺女给对方，对方家的姑娘嫁过来，这叫“两转”；三家协商好，转着圈儿嫁女儿、换回媳妇，这叫“三转”。

2018年10月，田楼村整体搬进新社区。安居之后不到一年，娶亲的就有20多户人家，比此前3年的总数还要多。

滩区百姓之难，在于丰收难。

济宁市梁山县赵垌堆乡郭蔡村，黄河漫滩时，一年只能收一季麦子，玉米、大豆、花生、地瓜等秋收作物基本收不了。村民常念叨：“黄河，给个秋吧，给个秋吧，一麻袋的工分又白瞎了。”而今，全村已搬进新社区。在社区广场拎着小马扎遛弯儿的李朝修，见记者在采访就凑了过来。老人说，为了与黄河“抢食”，村里只能

种高秆的玉米、高粱——大水来了，有时能露出尖儿，大家就划着船收这残存的庄稼。

滩区百姓之难，恰如洪水之中的断头柳。年复一年，摆脱不了魔咒，日子就没有奔头。

新时代，滩区脱贫迁建，安居终于梦圆。

高空俯瞰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高家村——全省首个完成旧村台改造提升的滩区村庄，犹如一个巨大棋盘，稳稳落在一个翻新后的大村台上。落日的金色余晖中，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直通村子，记者走近才发现，这个村台高近6米，台周红土包边，砌满六棱砖，空格长满青草。山墙上绘制着精美图画，每条小巷都有一个与“福”字相关的名字。

“俺这辈子搬三回回家了，这下心里终于踏实了。”73岁的高家村村民张金兰边忙手中的活儿，边和记者拉呱。村里原来一户一台，房基和地面落差大，坑坑洼洼，出门就像跳坑，下雨泥泞不堪。几经搬迁，村里修筑了一个大村台，各家房屋建到了村台上。2018年，利津19个村的滩区旧村台改造提升工程启动，对原村台进行加固修缮，各家各户连到一起，村子统一规划，硬化了巷道，铺了排污管道，装了路灯，天然气管道通进了家家户户……

滩区百姓迁建，不仅安居，还要乐业。

在梁山县赵垌堆乡，离李朝修新家不远就有一个家居产业园，已落户企业11家，六七百名村民在此务工。梁山县在滩区迁建中坚持工业园区、农业园区、居住社区“三区同建”，并计划将滩区5.6万亩土地流转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。

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开河村69岁的老人王公明，今年农历二月十六搬到了镇上的新楼房中。新社区对面就有工业园区，村民就近就业。镇上还举办了育婴员培训班，培训拿证后月收入能有四五千元。

断头柳是报春的使者，春风一来即吐新绿。记者蹲点采访了滩区61个村庄，真切感受到滩区百姓日子有了盼头，生活有了劲头。

年复一年的黄河水患，曾给滩区百姓留下特殊的精神印记。“这里的人养成了一种不留、不

积攒的生活习惯。”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河滩区人，东明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关元杰说，以前百姓难安居，年年提心吊胆，只能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。现在，日子安定下来，大家为长远考虑得更多了。

这种改变在滩区很普遍。“原来出门进门一身泥，卫生习惯不讲究，而今变化可大了。”田楼村党支部书记彭济献说，搬上新楼房，大家不仅把自己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主动对小区的公共区域分片包干，定时清理，小区环境可清爽了。

以前由于交通不便、出行困难等原因，教师不愿下滩，滩内外教育水平差距大。随着这次迁建，滩区孩子的教育变成了大家关注的事。鄄城县左营镇石庙村31岁的村民石奇稳，高一没念完就去天津学修车，去济宁开店卖馒头，大部分时间把孩子放在老家。2017年，听说村子要迁出滩区，孩子可以上镇中心小学，他毅然回到左营镇政府驻地，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。第二年，石奇稳一家上了楼，从店到家，到学校，步行只需十几分钟。每天晚上，他都给孩子辅导功课。“光顾着挣钱搞了孩子教育可不行，说什么也得把孩子的学习搞上去。”石奇稳说。

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，一座别具一格的村史馆里人来人往。与新中国同龄的毛吉志老人，放下船桨拿起画笔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化人。新村不仅建起了新房子，还建起了这座馆，陈列起他主创的书画作品。曾经的苦难、滩区的过往，都留存于画中，沉淀在老物件里。这位老人从未想过，他的手艺在今天焕发了生机。

“呼儿哎，嗨嗨嗨嗨嗨嗨嗨，吃罢了饭把碗丢，后花园里看石榴，树上飞来鸚哥鸟……”黄河号子传承人彭济浮，中气十足地唱起黄河号子，粗犷豪放、余味悠长。16岁起，他就在黄河岸边和壮汉们唱号打夯。这号子迎着黄河波涛，正是百年滩区百姓与水患斗争的号角。“年年唱号子，年年筑村台，也没有逃脱黄泛的苦。现在我们搬出来了，黄河号子没人唱了。不过，这是好事。”彭济浮说，历朝历代没干成的事，这个时代办成了！



扫描二维码查看更多相关报道